



她在丛中笑
◎袁德君

如是观照

◎葛卫东

中华风物厚重广博，名楼林立灿若星汉，黄鹤楼、滕王阁、岳阳楼，或扼三镇，或控荆越，或挟巴陵，皆临水雄立，鼎镇一方，气冲霄汉。文人墨客登望之际，或寄之感怀，或付与悲喜，或托以咏志，传世名篇不可胜数，《黄鹤楼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岳阳楼记》尤为璀璨，各领风骚。

气贯天上人间，飘逸凄婉，回味无穷。览胜思乡固是习见，日暮昏黄，烟波浩渺，诗人崔颢以浪漫手法累用“黄鹤”一唱三叹，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”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，一则借昔人仙去，叹宇宙无穷，人生短暂；二则借江山胜景，阐思故幽情，乡愁绵延。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，虚幻与实景弥合，揽物与感怀交融，七分沧桑三分凄婉，尽抒胸臆，不着俗气。崔颢妙笔天成，一骑绝尘概莫能追，李白

折腰敛手，史上再无二例，故《沧浪本诗话》誉之为“唐人七律本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

千古第一骈文，富丽典雅，华美之极。天才少年王勃席间一挥而就，神作《滕王阁序》横空出世，惊艳绝伦。该序928字将汉字之美展示得淋漓尽致，状绘洪州胜景、滕阁盛况，叹人生境遇，抒报国之志，典故纯熟，修辞精微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如有神助。虽心怀愤懑，“有怀投笔”“请缨报国”“长风破浪”徐徐倾吐，行云流水，亦波亦澜，情真意切，浑然天成。通篇骈俪藻饰、辞采斑斓、字字珠玑、流光溢彩、赏心悦目。最难得即兴之作，一举震惊寰宇，千古第一骈文实至名归。

心系天下苍生，国士胸襟，光明至伟。《岳阳楼记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应邀就《洞庭晚秋图》配作，精虑臻熟之下，思接千载，视

通万里，在明暗变幻中察胜景雄奇，于洞庭洪波中哀民生多艰。春和皓月，心旷神怡，宠辱偕忘，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自追古仁人，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如黄钟大吕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一“先”一“后”将心系天下苍生的国士胸襟袒露无遗，直入我无之境，入世情怀之高古光明再无望其项背者，唯有横渠四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略可与之比肩。

文因楼生，楼因文名。上述三楼雄姿并峙，皆华夏瑰宝。上述三篇文采斐然，皆皇冠明珠。论吊古怀乡《黄鹤楼》当属第一，论用典藻饰《滕王阁序》当属第一，论情怀格局《岳阳楼记》当属第一。

附占四句：爵鼎煮英雄肺腑，草庐论天下气数。江山如斯一怀抱，史笔如铁莫辜负。

爸爸，你是温暖的火焰

◎周甜

每年临近3月10日时，思念爸爸的心绪就会愈加浓烈。爸爸走了40年了！他那热切的目光就像火焰，始终温暖着我鼓舞着我。

爸爸1937年1月出生在上海。爷爷奶奶是圣约翰大学高才生，毕业后在上海成家立业。爸爸三岁那年，爷爷奶奶到内地抗日，年幼的爸爸回老家跟他外婆生活。爸爸在世时，每年清明节，都要带我们祭扫他外婆的坟墓，脑海中爸爸小时候的样子，是一个聪明活泼、孝顺早熟的男孩形象。缺少父母疼爱的爸爸，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师生情非常珍惜。在他的墓碑上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：“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他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学生和读者们，都不会忘了他的名字——周仁。”

爸爸做了一辈子的老师。1954年，爸爸在南通中学毕业，高考成绩名列前茅，却因担任过文学社社长，被贴上莫须有的标签，剥夺了上清华的机会。然而爸爸的才华早已显露，很快被录用为职工学校教师，1972年~1981年在南通市一中任教，后被选拔到南通教育学院培训师资。他博学

而谦逊、严厉却有趣，浑身散发着工作热情。那时候，他担任班主任，教两个班语文，早上陪学生做操，下午找学生谈心。学长对我说：“他是难得的好老师！”恢复高考后，爸爸争分夺秒帮学生补习功课，除了语文外，还补习数学，班里不少学生考上了大学。我至今记得爸爸为哥哥姐姐们排队买学习资料的情景。耳濡目染，我立志“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民教师”。

业余时间，爸爸总是在写作。他才思敏捷，创作了大量教学研究和文艺科普作品。他常常应约为《南通日报》和《江海晚报》写稿，老一辈报人称他是南通“三支笔”之一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爸爸迸发出高昂的创作热情，夜以继日地写作，五年发表了近200篇文章。我是爸爸最热衷的读者，爸爸撰写的《漫画0和1》《标点自述》《学语文的趣事》等少儿读物我都爱不释手。但是看到爸爸手术后还在病床上写作，我却心疼不已。爸爸希望我长大后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，遗憾我大学毕业留校后从政，未能实现爸爸的愿望。

玉兰一瓣

心窗片羽

爸爸的朋友很多，他总记得哪家父母亲的生日，到了那天，会带着我登门看望。平日爸爸是那种有趣有温度，能让生活变开心、让紧张变松弛的人。夏天的夜晚，爸爸把小餐桌搬到天井里，一会儿周围就聚拢不少邻居。爸爸有着讲不完的幽默故事，我最爱听的是《笑话一百则》，每次都把我逗得前仰后合。爸爸很重感情，出差都要给我妈写信，有时人已到家，信还在路上。他们的恩爱对我后来的家庭生活影响很大。爸爸给我取名“甜”，希望女儿一生甜蜜幸福。他总以我为傲，仿佛我是他最满意的作品。学姐告诉我，他曾在班里读我的作文。上高中时有一次下大雨，家里院子积水，爸爸怕我涉水受凉，把我背到背上。趴在爸爸瘦弱的肩头，既幸福又不舍……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那个晴朗的早晨，水仙花在洁白的病房开放。亲爱的爸爸，女儿轻轻合上你的眼帘，抚摸着你的面颊说：“爸爸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坚强的，因为你是照亮我生命之路的火焰！没有幽暗没有悲伤，只要努力向前、向前。”

春天怎能没有你

◎赵国庆

岁月
流金

每当春回大地满眼芳华时，我总会想起身在南京的同乡战友李春茂，他的名字就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。然而今年春天，这个世界却没能留住他。

2月21日，春雨绵绵。上午，薛同学突然在朋友圈里沉痛宣告：春茂20日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本想静静在家阅读、练琴的我顿时惊呆了，一整天浑浑噩噩、不知所措。

春茂与我是20世纪70年代初如皋薛尧中学高中部邻班同学。我的同桌沈同学和他是龙舌公社九大队同一生产队的，加上我们都是住校生，因此常在一起玩得比较好。1975年我参加县工作队驻龙舌公社，每次往返途经九大队，都要找他见见面。1976年2月，我们一起入伍来到南京临汾旅某团二营，他在机枪二连，我在反坦克炮兵二连。1976年毛主席去世前，他在江宁空军徒山机场执勤，我在雨花区空军大校机场执勤，虽相隔十多公里，节假日我们还曾一身劲步行来往“拉老乡”。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的那天夜里，我们同时从机场撤回江北浦口区花旗营营房。连队靠连队，学习训练之余，两人自然走到一起，无话不说。1978年3月，我被保送军区步校，春茂为我送行时说：“你是我们如皋老乡中最有出息的，将来升官了别忘了我们啊！”这句话像一根针，在我心里刺了一下。1979年步校毕业后回部队后，我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春茂。然而，走进机枪二连宿舍一看，他的床铺在排长位置上，床铺一边墙壁上挂着五四式手枪，上衣口袋变成了四个。原来，他当官还比我早半年呢。此后不久，我调入团机关，春茂很快也升为副连长，我们之间接触很频繁。

不了解内情的人，也许以为我俩常在一起搞“老乡观念”，其实更多的是交流工作学习，相互鼓励，满满正能量。一次，春茂的爱人小周来部队探亲，没想到春茂临时去了安徽滁州磨盘山短期驻训，小周顿时眼泪汪汪哭了起来。春茂电话里与我商量，他不准备请假离开训练场，要我做做小周的工作。我帮春茂解释的同时，给小周联系安排了老连队宽敞的住宿，稳定了小周的情绪。

1983年8月，我调离团机关，在南京白水桥师部、镇江健康路军部和南通军分区，我们借助军用电话联系不断。1994年，我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进修，多次到附近的春茂家做客，他反复跟我说，爱人小周是如何关心体谅他，上小学的女儿是如何聪明懂事，每天放学还买报纸给他看……

春茂离开家乡几十年，父母和唯一的兄弟也都早已过世，但他从没忘记家乡。2019年，原薛尧中学1974届高三(3)班同学在九华镇聚会，春茂特地从南京赶了过来。那天，我作为邻班同学，有幸为他们现场拍照，两人一见面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问春茂退休后生活得怎么样，春茂掏出红色的部队退休军官证开心地说：“待遇好得很！”还告诉我爱人小周是怎样一如既往关爱他，女儿女婿是怎样有出息、孝顺。春茂很少喝酒，尤其白酒不沾，席间他给老师和40多位同学逐个加酒，还献上了两首卡拉OK。

我在南京军营里先后待了8年，有好多战友转业在南京。多年没去，去年我在微信里向春茂流露了故地重游的念头。春茂强烈邀请，并说如乘高铁，乘到南京南站，他来接我。春节期间，我和家人商量五一前后的南京之行，将与春茂等老战友的会面摆上议程，没想到春节刚过，春茂却走了。

春茂，你不该走，这个万物复苏、生机勃勃的春天怎能没有你呢！